

# 从“伙伴”到“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话语空间分析<sup>\*</sup>

刘文字 徐博书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 语言与政治密切相关,语言的背后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具有宣传政治理念、形成舆论导向、建构民众心理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 Chilton 的话语空间理论和 Cap 的趋近化理论,以三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分别发布的三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报告所建构的话语空间及其对中国的定位。研究发现,“中国”在报告中的定位变化明显,由“合作伙伴”逐渐转变成“国家安全威胁”。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 2017 年特朗普政府《报告》中趋近化策略的使用。《报告》将中国定位为不断趋近的威胁,引导读者构建对外来威胁的恐惧心理空间,从而使“美国至上”的外交政策合法化。

**关键词** 趋近化理论;话语空间理论;批评话语分析;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8)06-0008-08

DOI:10.13978/j.cnki.wyyj.2018.06.002

## 0. 引言

政治与语言密切相关,政治话语通过在认知层面构建一定的话语空间来表达思想,传播政治意识形态,最终达到说服他人的目的(van Dijk 1997)。政治话语研究由来已久,其发展经历了古希腊政治修辞研究到现如今的批评话语分析。政治话语分析作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重要分支,以政治话语为研究题材,关注如何通过政治话语实现政治权力、权力滥用或统治(van Dijk 1997)。Chilton(2004)的话语空间理论(Discourse Space Theory)是目前批评话语研究中认可度较高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模型。在此基础上, Cap(2008)引入实体向指示中心转移概念,提出了时空价值分析模型(Spatial-Temporal-Axiological Analytic Model),进而形成趋近化理论(Proximity Theory)。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由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定期向国会提交的顶层国家战略,阐述美国主要国家安全关注点和应对计划,对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指导作用。《报告》不仅覆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同时也是美国标榜自我、争取支持、威慑对手、示好伙伴的“国家宣言”。为了解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及其变化,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运用话语空间理论和趋近化理论,分析 2000 年以来的《报告》所构建的话语空间,以及《报告》如何利用趋近化策略影响和操控听众/读者认知,寻求预防措施或政策合法化。

## 1. 文献综述

批评话语分析主要研究社会与政治语境下社会权力的滥用和不平等如何通过文本与话语被实施、再生产、合法化与被抵制,意在解读、揭示并且最终挑战社会不平等(van Dijk 1997)。批评话语分析把话语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关注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传统上,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一直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泉。步入 21 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采用更为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补充和推动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在此趋势下, van Dijk(1997)和 Chilton(2005)提出引入认知分析和社会因素分析。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向在拓宽话语分析研究视角的同时,也弥补了早期认知分析重“语言”轻“社会”的不足,促进了认知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蓬勃发展。正如 Geeraerts 和 Cuyckens (2007:15)所言,“认知语言学应该注重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认知语言学未来发展的首要方向就是社会维度上的语言研究”。

Chilton(2004, 2005)采用语言认知方法分析政治话语,发现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日常交流的基本框架都是人的内在认知机制,所有语言使用都包含心理空间的建构,因此,研究语言活动必然要分析活动参与者的心理认知。人类善于借助空间思维,把非空间问题转化为空间问题(Levinson 2003:16)。基于此, Chilton(2004)从认知角度提出了“话语世界(discourse world)”概念,并构建了话语空间理论,作为政治语篇分析的三维框架。话语空间理论为话语研究提供了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网络语言暴力研究”(编号:15BYY057)的阶段性成果。

可视化模型,从时间、空间、情态三个认知维度揭示人类心理表征。Cap(2014)继承和发展了该理论,进而提出“趋近化”(proximization)这一术语,并以公共话语为研究对象,将认知语用学应用于批评话语研究。目前,趋近化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针对政治和危机话语的认知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研究。其中, Cap(2006)分析了美国总统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话语; Hart(2010)讨论了说话人对于外部威胁的隐喻构建; Chovanec(2010)、Okulska(2010)、Hart(2010)、Dunmire(2011)等分别尝试将该理论应用于危机和战争话语的建构与反移民话语和外交政策的分析。在国内,张辉、杨波(2008)述介了心理空间理论的内部架构;汪徽、孙静(2016)分析了习近平主席政治演讲中所构建的话语空间和概念隐喻。武建国等(2016)和潘冬(2017)全面介绍了Cap趋近化理论的基本思想、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应用前景,并讨论了该理论的贡献和不足;张天伟(2016)运用趋近化理论分析了政治领导人演讲的话语构建。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于理论介绍和

文献综述,对趋近化理论的具体案例分析仍然很少。此外,国内学者近年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关注呈上升趋势,但多从国际关系角度评析报告内容,缺乏语言层面的深度分析。

## 2. 理论基础

### 2.1 话语空间理论

Chilton的话语空间理论(2004:57)认为,人们在加工话语时会把其他实体定位到自己的“世界”中,以说话人所处的位置为原点,依照“空间”“时间”“情态”(即价值观轴)这三个轴对其他实体进行定位(见图1)。话语中“其他”实体和事件与“自身”实体(指示中心)的距离在其概念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该理论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新观点,即如何准确形象地在话语空间中表征各类实体或事件。此外,距离是相对的,通过话语表征展现出来。话语空间模型表明,“距离”涉及到多个相互交织的维度,如空间、时间和情态(价值观)。话语空间理论为政治话语研究提供了可视化模型,即从时间、空间和情态(价值观)三个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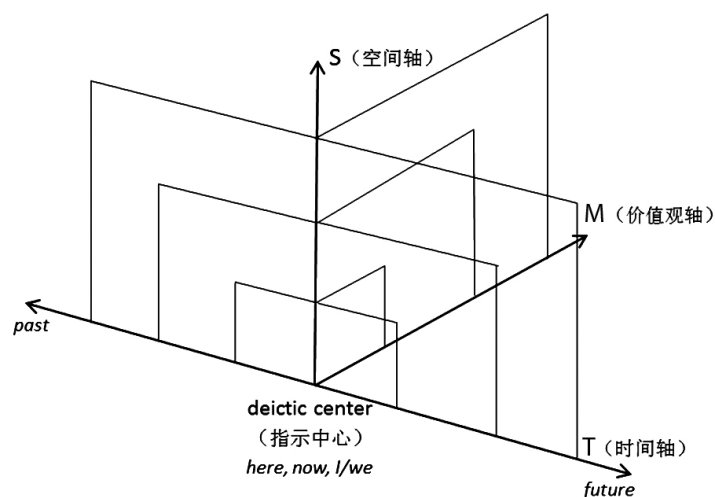


图1 Chilton的时间-空间-价值观三维指示图(Chilton 2004:58)

度,揭示人类心理表征在上述三个认知层次的定位。

### 2.2 趋近化理论

Cap发展并完善了Chilton的话语空间理论,提出了趋近化理论。他认为话语空间理论认知模型只关注话语空间中的指示实体,即名词词组和代词,对话语空间中概念转移的中心元素——动词——重视不够。“距离”作为政治话语空间中相对固定的概念,如果忽视说话者实现话语目标这一动态过程,就无法解释话语空间中的概念转换现象。传统的话语空间模型是静止的、不变的位置关系,对外围实体向指示中心移动的动态过程考虑不足,难以解释时间跨度的延伸问题。为此, Cap补充了周边实体向中心移动的概念,

提出了趋近化理论,具体包括时间趋近化(temporal proximization)、空间趋近化(spatial proximization)和价值趋近化(axiological proximization)。趋近化理论有助于充分捕捉政治话语空间中复杂的意识形态定位和敌对意识形态间的动态冲突(Cap 2008)。趋近化也是一种话语策略,用于唤起听众和读者对于外来威胁的迫近感,从而寻求预防措施合法化(Cap 2017)。说话者通过空间趋近化、时间趋近化和价值趋近化这三种策略,将遥远的实体阐释为物理上或是意识形态上由远及近的趋近,进一步“侵入”(encroach)说话者及其听众的领域(见图2)。由此,说话者会寻求预防措施或政策的合法化,从而抵消源自外部的、遥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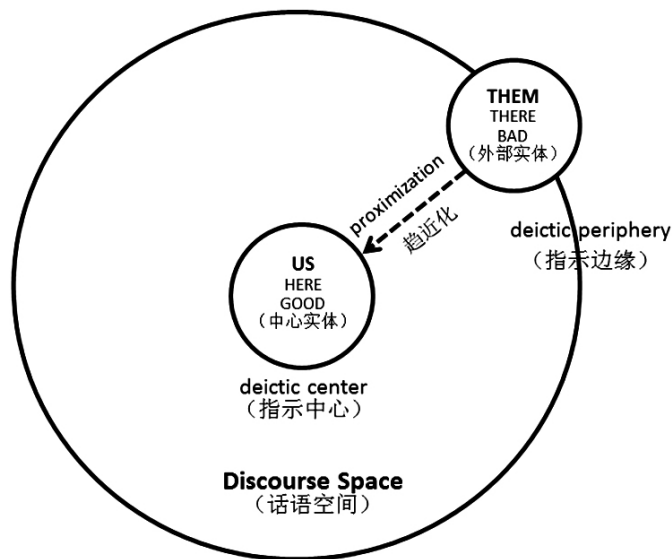


图 2 xCap 的趋近化示意图(Cap 2017: 5)

的、敌对的实体日渐趋近的负面影响。

### 3. 案例选择

依据《戈德华特·尼克尔斯法》,公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历任美国总统的法定职责。自 1987 年里根政府到目前,共出台了 31 份《报告》,涉及 9 任 6 位美国总统。其中 2000 年至今,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三位总统先后颁布了五份《报告》。历史上,美国各届政府发布的《报告》既有继承延续性,也有各自的特点。这些《报告》见证和反映了冷战时期、“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亚太政策调整等重大历史阶段和世界格局变化,是系统研究美国国家外交政策和战略最重要和最权威的官方文献。考虑到总统任期政策的延续性及总统更迭而产生的政策变化,我们选择 2002 年小布什总统、2015 年奥巴马总统以及 2017 年特朗普总统发布的《报告》为研究语料。其中,2002 年小布什总统发布的首份《报告》,也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第一份《报告》;奥巴马政府在任期间共发布 2 份《报告》,第二份发布于 2015 年;最新《报告》于 2017 年 12 月发布,是特朗普总统执政后的首份《报告》。《报告》显示了不同时期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的解读,分析上述三份《报告》有助于揭示不同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特别是揭示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不同定位。

如表 1 所示,从字符来看(见表 1),特朗普政府的《报告》提及中国的次数最多,中国(China)在高频词排序中占位也最为靠前。与之前《报告》不同的是,中国在报告中被提及 33 次,并被定义为美国利益的“竞争对手”(competitor)和“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在

所占总字符比方面,小布什政府《报告》的涉华比重最大,但是高频词排序占位却位居第二,说明 2002 年的《报告》对外部实体表述较多,但是中国在外实体中并没有占首要地位。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报告》最重视中国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表 1 :《报告》涉华字符分布

	2002- 布什	2015- 奥巴马	2017- 特朗普
涉华字符数	2973	1535	4898
《报告》总字符数	70502	84916	133378
占总字符比例(%)	42.1	18	36.7
“China”在总词频中的排序	95	190	82

### 4. 《报告》话语空间分析

Chilton(2004)认为,人们在处理话语时,会根据时间、空间和情态这三个轴来寻找话语中实体的定位和坐标,说话者会利用这些坐标引导听话者构建出其所期望的话语空间。空间轴(Space axis,简称 S)主要是通过指示表达来定位,如名词、指示代词、人称词等,人们会通过指示表达来判断事物与指示中心(self here)的距离,进而确立坐标、进行定位。时间轴(Time axis,简称 T)上,“现在”(present)处于话语空间指示中心,说话者可以通过时间表达、时态、相关事件来定位某一事物。情态轴(Modality axis,简称 M)则是通过具有感情色彩的情态词、形容词、副词等来引导听话者对某一事物定位,即把消极或积极的态度表达概念化为空间距离的远近。

本文将选取《报告》中与 China 搭配的名词、形容

词/副词以及动词这三类词作为量化统计范畴，参照出现频率及重要性，识别出每个范畴的主要词汇项目(见表 2) 通过《报告》中涉华话语的词汇分析，确

立“China”在时间、空间和情态三个轴上的位置，分析和比较“China”在三份报告中的话语空间定位情况。

4.1 小布什总统 2002《报告》话语空间分析

表 2 :《报告》中与 China 搭配的词项

范畴	2002- 布什	2015- 奥巴马	2017- 特朗普
	词项	词项	词项
与“China”搭配的名词(短语)	Russia India  developing countries potential great powers major greenhouse gas emitters our four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ndia, and Russia  cooperation centers of influence partnerships a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	Russia North Korea Iran competitors challengers rivals the revisionist powers
与“China”搭配的形容词	strong/great peaceful prosperous important developing	positive constructive comprehensive mutual essential	less fair/unfair less free competitive revisionist contrary
与“China”搭配的动词	cooperate/coordinate welcome assist/help promote benefit	encourage cooperate welcome deepen monitor	expand compete/challenge threaten/risk undermine/endanger control/shape

在话语空间中，“我者”和“他者”的确定影响着整个空间最基础的定位关系。“我者”即指示中心，而“他者”则处在话语空间边缘。通过考察名词短语范畴，我们可以确定“中国”这一实体在空间轴上的定位。统计发现，2002 年《报告》中与“China”搭配的指示表达多是较客观、中立的名词短语，如“developing countries”“major greenhouse gas emitters”，或者是靠近指示中心的名词短语，如“potential great powers”“our four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China”多与“Russia”或“India”共同出现，在空间轴上靠近指示中心的坐标点。从情态轴上来看，与“China”搭配的形容词大多是积极和褒义的，如“strong”“great”“peaceful”“prosperous”“important”等。此外，《报告》涉及到中国时使用的动词也多表达欢迎、支持、合作等积极态度，如“cooperate”“coordinate”“welcome”“assist”“help”等。总而言之，这些积极表达将中国成功地定位到情态轴上靠近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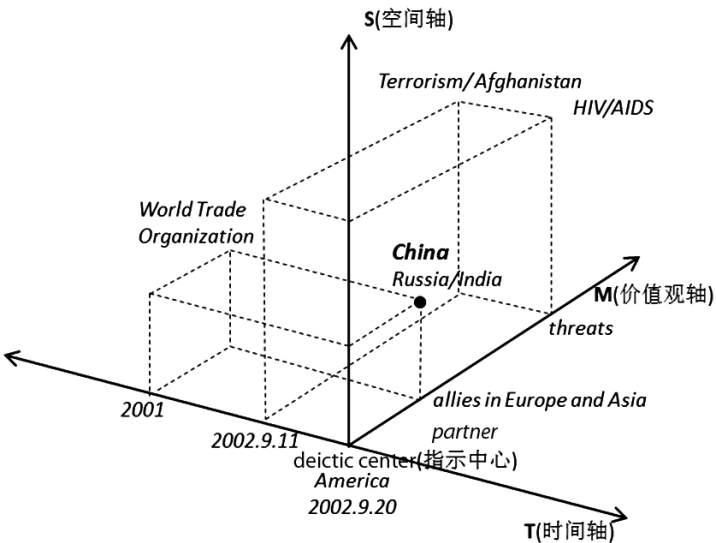


图 3 :小布什总统 2002《报告》构建的话语空间



中心的位置。由于《报告》中涉华语句多在《报告》的第六章“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点燃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纪元 (Ignite a New Era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Free Markets and Free Trade)”,时间轴上的定位主要是当前(present)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小布什总统 2002 年《报告》中勾勒出中国在话语空间中的位置如图 3 所示。

#### 4.2 奥巴马总统 2015《报告》话语空间分析

奥巴马的《报告》中,与“China”搭配的高频词同样是 Russia 和 India,相关联的名词短语也是偏向积极的、靠近指示中心的(如 cooperation, partnerships)。在形容词这一范畴内,《报告》的涉华语句频繁使用积

极、褒义的词语(如 constructive, comprehensive, mutual, essential)。同样,奥巴马总统在提及中国时所使用的动词也大多表达肯定和鼓励态度(如 encourage, cooperate, welcome)。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总统对于中国的定位在整体上虽与布什总统相似,但发生了细微变化,在名词和动词范畴内有两个高频词项较为特殊(a 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 monitor)。《报告》在强调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也提到中国应在国际事务上肩负起责任,并提出打算在一些关键领域对中国实施“监控”(monitor)。奥巴马政府《报告》对中国的空间定位如图 4 所示。

#### 4.3 特朗普总统 2017《报告》话语空间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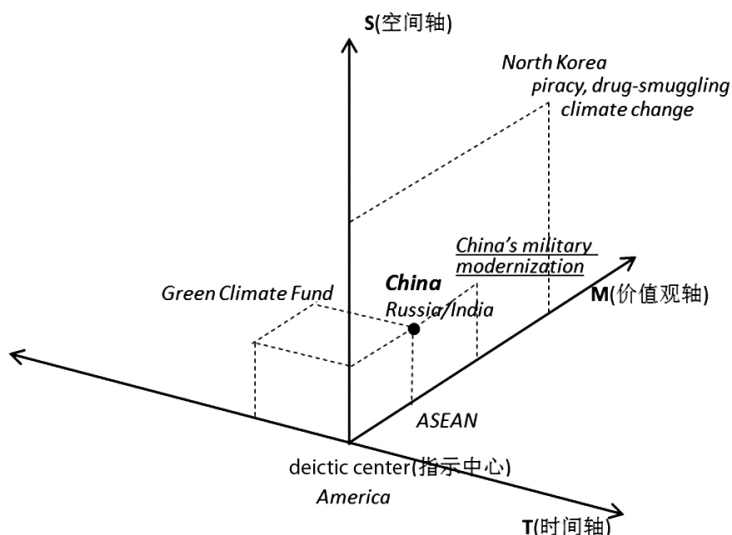


图 4 奥巴马总统 2015《报告》构建的话语空间

与前两届政府相比,特朗普 2017《报告》对中国的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为消极甚至是敌对。首先,与“China”搭配的实体是“Russia”“North Korea”“Iran”这些美国政府眼中的“流氓政权”(the rogue regime)。涉及中国的指示表达也变成了“美国利益的竞争者和挑战者”,如“competitors”“challengers”“rivals”,并将中国明确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the revisionist powers)。形容词也发生明显转变,较多使用消极、负面以及贬义词语,如“unfair”“revisionist”等。动词范畴上的差异更为明显。前两届政府都是表述美国对中国的动作行为,而特朗普《报告》中则更多使用了“expand”“compete”“challenge”“threaten”“risk”等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动词,这类动词均带有消极情感色彩。借助这些词语,《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消极的外部实体,同时把中国定位到空间轴和情态轴的末端,即整个话语空间的边缘部分(见图 5)。

通过分析三位美国总统任期发布的《报告》,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位:由小布什时期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到奥巴马时期的“合作伙伴”(partner),再到特朗普时期的“竞争者”(competitor)。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已经移动到话语空间边缘,中国被视为美国的长期竞争对手,连同俄罗斯、恐怖主义一起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在将中国定位为话语空间边缘的外部实体后,特朗普政府《报告》进而使用趋近化策略,通过侵略性动词(expand, threaten/risk)展现了外部实体(中国)向指示中心移动的动态过程,营造出中国逐渐“侵害”(invade)美国国家利益的动态效果,制造外部威胁不断逼近的恐怖场景,从而实现其保护措施即“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的合法化。

#### 5. 特朗普总统 2017《报告》趋近化策略分析

为详细说明上文所提的动态过程,我们针对特朗普总统 2017 年《报告》,从时间、空间和情态三个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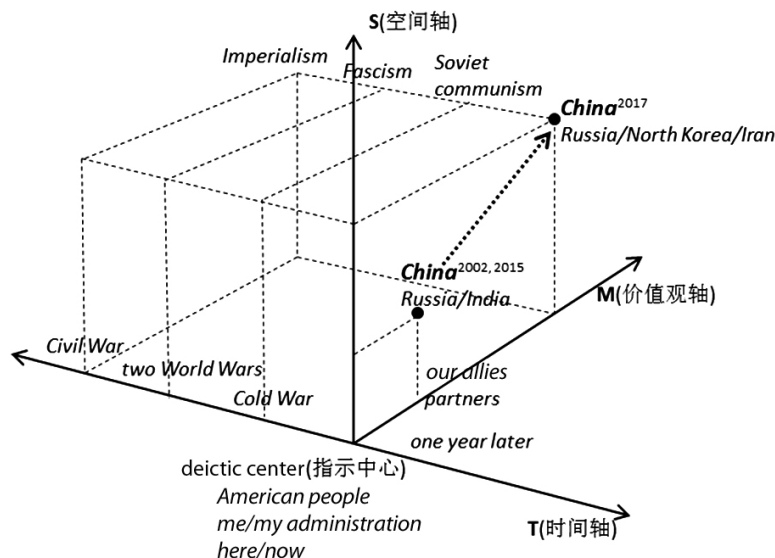


图5 特朗普总统2017《报告》构建的话语空间<sup>①</sup>

面,具体分析《报告》如何采用趋近化策略将中国识解为不断迫近的威胁,从而实现促使美国政府增加军事开支以及实施贸易保护等政治意图。

Cap(2013)认为,在运用趋近化策略时,空间趋近化、时间趋近化、价值趋近化这三种策略往往同时使用,但三种策略在话语中的应用频率并不完全相同,具体语境会决定策略的具体使用。在特朗普总统的2017《报告》中,共有38个语句涉及到中国,其中直接提到“China”的有31句,还有7句使用“they”“it”和“rivals”等词指代中国。涉华句子中,共计36句使用了趋近化策略(详见图6)。统计结果显示,价值趋近化在《报告》中的使用频率最高,空间趋近化次之,时间趋近化最低。这说明中美间的主要冲突在价值观层面,《报告》运用价值观趋近化策略将思想上的冲突呈现为物理上的冲突,以时间趋近化和空间趋近化来缩短心理空间上的距离。为深入剖析《报告》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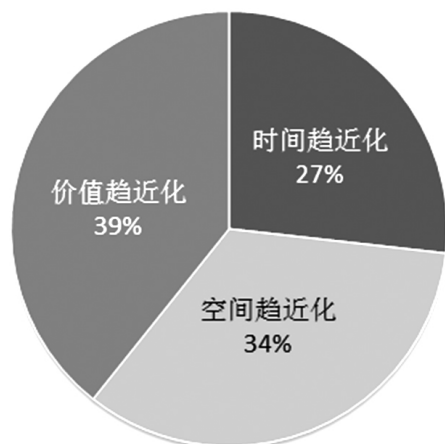


图6 三种趋近化策略使用频次统计图

建构的话语空间和话语目标,本文随机选择《报告》中的涉华句子,具体分析趋近化策略的使用。

#### 5.1 时间趋近化

在时间轴上,现在时就是话语空间的指示中心,过去时与将来时则处于时间轴的两端。向前延伸指的是将来发生的事,向后则是过去发生的事,时间间隔越长,距离指示中心越遥远。实际上,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现在发生的事件或存在的实体,而不是过去或将来,后两者在心理空间中都处于远距离位置。从语用词汇层面来看,时间轴主要与话语中的时间状语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追溯有关。《报告》使用了一些具体的时间状语,例如:

- [1] During my first year in office, ...
- [2] When I came into office, ...
- [3] Nearly one year later, ...

通过以上例子不难发现,《报告》在时间轴上是以特朗普总统正式上台执政的时间为指示中心(When I came into office),其他时间状语大多都围绕这一时间点展开,时间距离大多不超过一年。这就意味着,说话者有意强调或者缩小句中所涉及实体在时间上与指示中心的距离。时间轴上距离较近的句子大都提到了外部威胁和挑战,也就是《报告》所塑造的敌对实体(rogue regimes, nuclear weapons, serious challenges, the rise of China),并且在心理空间上将这这些外部实体表征为不断迫近的威胁,从而唤起公众的恐惧情绪。

除了时间状语之外,说话者对历史事件的追溯在时间层面上也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这类事件没有出现具体时间节点,并且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重大

历史事件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说话者往往会直接引用历史事件并且省略具体时间,从而使得原本处于时间轴末端的实体向指示中心趋近。例如:

[4] At home, we fought the Civil War ...

[5] ... to defend liberty in two world wars and the Cold War.

[6] America,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defeated fascism, imperialism, and Soviet communism ...

《报告》多次提到一个半多世纪前发生的美国内战、一个世纪和半个世纪前的两次世界大战、近三十年前结束的冷战以及早已解体的前苏联(Civil War, two world wars and the Cold War, Soviet communism)。通过模糊这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点,使得听众很容易将当前的局势与过去的动荡、竞争和冲突联系起来。这些历史事件唤起了观众对战争的残酷、血腥和黑暗的心理记忆和恐惧情绪,并且会无意识地将美国的当前形势与动荡、竞争和威胁联系起来。这种时间趋近化策略很好地利用了人们对于战争的恐惧心理,让美国公众相信强化国家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从而巧妙地将增加军备支出政策合法化。

此外,时间趋近化还能够通过时态来体现,通过使用现在进行时态将未发生事件拉近到发话者当前的时间节点。在叙述性话语中,发话者多采用现在时或过去时,而《报告》涉及到中国的话语中所使用的时态多为现在进行时,例如:

[7] China and Russia are developing advanced weapons and capabilities that could threaten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our command and control architecture.

[8] It is building the most capable and well-funded military in the world, after our own.

[9] China is gaining a strategic foothold in Europe by expanding it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investing in key industries, sensitive technologies, and infrastructure.

在谈及中国的句子中,《报告》多次使用现在进行时态进行描写,反复强调中国正在不断发展、扩张自己的实力,将处于时间轴末端的未发生事件趋近为当前正在进行的事件,营造出中国这一“威胁”正不断靠近指示中心(美国听众)的趋势。通过这种策略,可以强化美国采用相应抵制措施的紧迫性,也为其找到了合理依据,从而使其抵制中国的政策合法化。

## 5.2 空间趋近化

时间趋近化主要是历时层面上的趋近,而空间趋近化则是共时层面上的话语策略,同时也是最基础的趋近化策略。在空间维度上,说话人主要通过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名词(词组)在空间轴上对各类实

体进行定位。

[10] The American people elected me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 promised that my Administration would put the safety, interests, and well-being of our citizens first. I pledged that we would revitalize the American economy, rebuild our military, defend our borders,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advance our values.

在政治话语中,“我者”和“他者”的定位至关重要。“I”“me”以及“my administration”这三个指称中,通过“me”和“my”的使用,轻松地将说话者的空间位置定位到读者所处的空间位置,也就是整个话语空间的指示中心,将说话者(Trump)与美国人民一同划到了我者范围内。

《报告》中也出现了许多其他代词以及名词,如 rogue regimes, Radical Islamist terror groups, rival powers, criminal cartels, dictatorships, transnational threat groups, our allies, our partners, malign actors, the revisionist powers 等等。通过这些代词和名词,读者构建起一个(心理上的)话语空间,并且将这些实体定位到自己的心理空间中。“Our allies”“our partners”和“free and civilized states”这三类实体明显处于空间轴的中心位置,或者说与指示中心的空间距离最短。通读全文,我们很难发现有具体的国家、组织或机构与前三类实体联系到一起。相反,“China”“Russia”“North Korea”以及“Iran”这些具体国家则与一些含有消极、敌对意味的、有侵略性意味的名词(the revisionist powers/the rogue regime/the dictatorship)紧密联系。通过与消极实体的搭配,这些国家很容易被一同定位到空间轴末端,也就是远离指示中心的位置,处于整个话语空间的外围区域。与时间轴上的趋近化相搭配,这些所谓的“流氓政权”看似在空间上距离十分遥远,却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呈现出由空间外围向指示中心不断入侵的趋势,引发人们的恐惧感和被逼迫感。

## 5.3 价值趋近化

“价值趋近化”指的是加剧话语空间中心实体(IDCs)价值观与外来的、敌对的外部实体(ODCs)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通过价值趋近化,外部实体的价值观被解读为不断侵袭中心实体(即发话者和听众)的范围,并且将价值观冲突物质化为现实中的物理冲突。由于美国与中国、俄罗斯、朝鲜以及中东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双方的意识形态自然存在差异和冲突。《报告》使用了许多带有价值色彩的表达,格外凸显价值观冲突,例如:

[11] We will pursue this beautiful vision—a world of strong,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each with

its own cultures and dreams, thriving side-by-side in prosperity, freedom, and peace—throughout the upcoming year. In pursuit of that future, we will look at the world with clear eyes and fresh thinking. We will promote a 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the United States, our allies, and our partners. We will never lose sight of our values and their capacity to inspire, uplift, and renew.

在这一段表述中《报告》不断强调美国自身的价值观(a world of strong,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freedom and peace),并且将本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与全世界联系起来(We will never lose sight of our values...),渲染和夸大意识形态冲突与危机,最终使得思想冲突加剧演变为物理冲突,如“Rival powers were aggressively undermining American interests around the globe”。通过价值趋近化策略,“意识形态-物理”的二元对立关系开始转换,例如“Unfair burden—

sharing with our allies and inadequate investment in our own defense had invited danger from those who wish us harm”,价值观冲突(who wish us harm)被夸大为实际上的物理冲突(invited danger),利用美国人民对外来实体入侵的恐惧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增加预算的政治诉求合法化(inadequate investment in our own defense)。

综上所述,2017《报告》利用了时间、空间和价值观趋近化这三种话语策略,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话语目标。首先,通过名词和代词构建起报告的话语空间,把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实体同恐怖主义、战争、侵略者共同定位于话语空间的边缘地区,拉开了这些实体与听众/读者的心理距离。然后利用时间和价值趋近化不断渲染和夸大外部实体对于美国的威胁(见图7),使听众感到美国正在或者即将受到侵犯,从而为增加军事开支提供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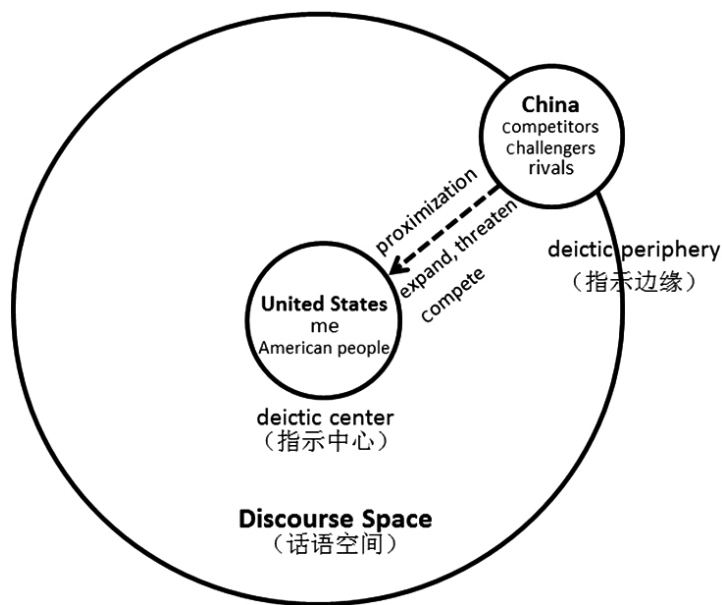


图7:《报告》使用的趋近化策略示意图

也弱化了人们的质疑,最终使得“美国至上”这一诉求合法化。

## 6. 结论

本文运用话语空间理论和趋近化理论,对2002年、2015年及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报告》所构建的话语空间中,中国的定位从“伙伴关系”转变为“竞争对手”,由靠近话语指示中心移动到了边缘地区。特朗普政府的《报告》首先将中国定位为消极的外部实体,进而利用趋近化话语策略,从时间、空间、价值观三个维度将物理空间中遥远的中国建构成不断迫近的威胁,使读者产

生恐惧情绪,从而实现“美国至上”这一政治目标的合法化。

注释:

图中 China<sup>2002,2015</sup> 表示的是2002年小布什总统和2015年奥巴马总统《报告》对中国的定位,China<sup>2017</sup>表示的是2017年特朗普总统《报告》对中国的定位。

参考文献:

潘冬. 2017. 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趋近化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4): 9-16.

汪徽,孙静. 2016. 政治演讲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以习近平主席2014年国家公祭日讲话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3): 27-37.

武建国,林金容,栗艺. 2016.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下转52页)



学在外语学科的建设发展 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外语学科的美国学学者,应该有全球视野,要充分认清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多元化,充分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与开放姿态。研究不是为了弘扬美国文化价值观,而是为了深度解读和认识美国,系统考察文化因素对相应美国历史与现实议题的作用与影响;同时,积极拓展外语学科内涵,让美国学成为新时代外语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需求,这是外语学科美国学学者的时代责任。

参考文献:

- 鲍尔霍维季诺夫. H. 1982. 苏联的美国学研究[J]. 张宝训 译. 国外社会科学(11) 50-62.
- 戴炜栋. 1985. 记 1984 年美国学国际会议[J]. 外语界(2) 37-39.
- 蒿琨. 2017. 试析中美“美国学”研究差异对美国文化课程设计影响[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3) 55-69.
- 贺龙宝. 1980. 《美国学问题》论文集[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4) 75-76.
-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青, 杨小洪. 1999. 略论“美国学”和美国文化[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 24-27.
- 梅仁毅. 1986. “美国学”的发展和近况[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74-75.
- 齐小新. 2001. 美国文化研究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孙有中. 2006. 美国的美国研究[J]. 美国研究(1) 120-129.
- 王波. 2001. 美国重要历史文献导读 20 世纪[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社.

- 王波. 2002a. 美国重要历史文献导读: 从殖民地时期到 19 世纪[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波. 2002b. 肯尼迪总统的黑人民权政策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杨玉圣. 1990. 八十年代的美国美国学——回顾与思考[J]. 美国研究(4) 146-157.
- 叶英. 2010. 中美两国的美国研究及美国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 204-210.
- 张涛. 2003. 美国近代人文教育与美国学的兴起[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5) 141-146.
- 张涛. 2004. 美国学运动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赵可金. 2010. 美国学: 学科成长与中国意义 [J]. 美国问题研究(1) 88-115.
- 赵梅. 2011. 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资中筠先生访谈录[J]. 美国研究(1) 22-24.
-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2018. About the ASA [EB/OL]. <http://www.theasa.net> [2018-06-01]
- Berkhofer, J. & F. Robert. 1979. The Americanness of American Studies[J]. *American Quarterly* 31 (3): 340-345.
- Inter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2018. Home [EB/OL]. <http://www.iasaweb.org> [2018-06-01].
- Parrington, V. L. 1927.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收稿日期 2018-07-18

作者简介 王波,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美国学, 外语教学, 翻译, 军事国际传播等。

(责任编辑 付满)

(上接 15 页)

- 新方法——趋近化理论[J]. 外国语(5) 75-82.
- 张辉, 杨波. 2008. 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 理论发展及其应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 7-14.
- 张天伟. 2016. 政治领导人演讲的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基于近代化理论的案例分析[J]. 中国外语(5) 28-35.
- Cap, P. 2006. *Legitim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US War Rhetoric* [M].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Cap, P. 2008. Towards the proximization model of the analysis of legitimiz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J]. *Pragmatics* 40(1): 17-41.
- Cap, P. 2013. Proximization theor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promising connectio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ragmatics* 5 (2): 293-317.
- Cap, P. 2014. Applying cognitive pragmatics to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proximization analysis of three public space discours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70:16-30.
- Cap, P. 2017. *The Language of Fear: Communicating Threat in Public Discourse* [M]. Hardcover: Palgrave Macmillan.
- Chilton, P. 2004.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Routledge.

- Chilton, P. 2005. Vectors, viewpoint and viewpoint shift[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3(1): 78-116.
- Chovanec, J. & P. Cap. 2010. *Perspectives in Politics and Discours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unmire, P. 2011. *Projecting the Future through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Case of the Bush Doctrin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eeraerts, D. & H. Cuyckens. 2007.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t, C.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Levinson, S. C. 2003.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kulska, U. & P. Cap. 2010. *Perspectives in Politics and Discours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an Dijk, T.A. 1997. What is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1(1): 11-52.

收稿日期 2018-07-14

作者简介 刘文宇, 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徐博书, 硕士生。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

(责任编辑 周红英)